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的新生

〔英〕詹姆斯·贝特兰 著

林淡秋 译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的新生

〔英〕詹姆斯·贝特兰 著

林淡秋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 国 的 新 生
〔英〕詹姆斯·贝特兰 著
林淡秋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插页2张 167,000字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10203·200 定价：1.55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立场不同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

DA176/01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

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峻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资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

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党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

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赎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囿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事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资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

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所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目 录

第一章	古都的旗子.....	(1)
第二章	一个英雄死了?	(15)
第三章	到西安去.....	(25)
第四章	东北的背景画.....	(38)
第五章	重赴西安.....	(53)
第六章	禹庙里的囚徒.....	(68)
第七章	武装的城市.....	(83)
第八章	“剿匪”时代的张学良.....	(96)
第九章	“事变”的爆发	(109)
第十章	有趣的重逢	(121)
第十一章	千钧一发	(133)
第十二章	西安琐记	(143)
第十三章	宣传	(157)
第十四章	快活的新年	(170)
第十五章	群众大会与传教师们	(183)
第十六章	保卫大西北	(197)

第十七章	民众的武力	(211)
第十八章	红军访问记	(225)
第十九章	“事变”中的事变	(238)
第二十章	中国统一战线万岁!	(250)
跋		(263)

第一章 古都的旗子

有些城市战胜了它们的命运：雅典仍在四郊的丑恶中继续活着；罗马始终是有七座小山的罗马；但北平不再是中国的了。

此次失陷，差不多是一个晚上的事，事前的围城是历史上时间最短的围城。一九三七年的仲夏，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将军抱着空前的决心，表示抗战到底，外国人象兔子一样逃避到使馆区。穿着灰色军服的二十九军的兵士，在街上沙袋后边装出憎恶的脸相或沿着厚厚的城墙勇敢地踱着大步。七月的太阳从他们无鞘的大刀上擦出火来。

这一天从早到晚，日机不断地向城外毫无掩蔽的华军阵地丢着炸弹，未遭抵抗，得意洋洋。第二天早晨，北平出现了一种异样的、不熟识的平静。穿着灰色军服的人们离开了，只留着沙袋，沙袋上飘着一面日本旗。

原来在半夜，宋将军含泪率部离平赴保定。在此后一星期中，城内中国警察自动解除了武装，以防意外。八月八日，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

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当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

奇怪得很，大家对这件事并不怎样惊讶；他们早在期待着这一着，一旦成为事实，倒使他们放下了心。日军占领北平，或“北平的失陷，”不过是一个早已发作的疮毒的外表上的征号而已。

“北京死了，”一个美国诗人在一首挽诗里已作如是观，这首挽诗很可用以凭吊这最近的浩劫：

唔当一个美丽的皇后般的城市丧失了她的名誉时，你该感到悲伤，

你说到她被强奸时，该感到痛苦，

正如诗人们说到一个活跃的城市失陷一样。

但北京并没有被强奸，

她被淫污，正如蠢笨的娼妓之被淫污一般，为了营业，为了金钱。

北京，古老的北京哟，她以前从未不战而降，

在她长长的失陷史上。

北京不再是帝都了，鬼影森森的宫殿用空虚的眼睛向你凝视，

还有紫禁城内琉璃瓦铺成的皇宫顶上的龙檐……

黄瓦的行列上的皇龙，看来是那么驯善而无恶意，

活象晒在秋天屋顶上的金色谷粒的行列中的毛虫。

这是两年前的事，而华北古都的挽歌已经写就了。

一九三六年我到北平，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工作时，我发现北平是一座盖着白雪的美丽的城市，而同时又比都柏林或但泽更富于政治的矛盾。名义上的当轴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日人于一九三五年末竭力推进“华北自治运动，”而结果出现了这个机关。从泰山的娘胎里生下了一只小老鼠。但这依然是中国的小老鼠，它表面上（即使不是血统上）还是属于南京政府，虽然政委会的委员们常常设宴招待日本军官。

那时候，北平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中国学生们一向是全国最活动的政治要素之一。对日人所策动的“自治”运动，只有平津学联发出真正的反抗，它组织了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的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这些示威运动很有力地证明华北民众并不喜欢在日军卵翼下的“自治”。但学校当局的态度——人在这里又感到那种流贯于一切政府机关的传统的逆潮——却不惜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他们向学生劝谕，威胁，或教训他们别管“政治”，教他们献身于新生活运动一类的可亲可爱的事物。

如后来的事实所昭示，学生们是北平唯一真正了解时局的集团。他们在平市和四周的村庄组织示威运动，要求当局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如军事训练，组织群众，准备应付他们所看见的日益迫近战争，他们是唯一主张抵抗日军侵略华北的一群。所有残留在垂死的古城的生命，就靠这几千青年的力量而得以保存，而学校当局原要他们专心读书，磨练德行，把他们祖国的生存问题放在第二位。

那时北平的空气是不利于政治的热情的。一般的观念——此种观念在外侨的圈子里特别普遍——都以为学生故意在学期的末尾“玩弄政治”，藉以逃避他们的学校考试（他们显然宁愿去冒明知难免的枪弹的危险，而不愿去冒尚难预卜的考试场的危险）。那庄严的，令人倾慕的英国大使馆，坚决相信有人——大概是莫斯科——以每人两角钱的代价收买这些孩子，叫他们去尝尝机关枪，逮捕，和用以对付政治犯的中国传统的酷刑的味道。

但这外侨社会，这为女小说家们所爱好的，被人所称誉的北平“交际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稀有的美妙的世界，它的不能避免的死亡，无疑的将为所有把北平作为自己避难所的外籍审美家们所哀悼。如果北平能继续活下去，它将成为独一无二的胜地。

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一所残存的胜地，象世界大战前佛罗棱萨的外侨社会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现代的中国有时向它冲击，但次数很少。它的各种娱乐很优雅，稍稍有点颓废，构成了古都的生活。在北平这个世界里，没有谁在发育，而设宴请客，或月夜访天坛，算是这世界里的正经事。（北平的魔力正如牛津的魔力一样，足以制人死命。生活在这两个地方的人是难得觉醒的。）

由于这一切的缘故，北平所有的聪明精巧的外侨比任何别的中国城市为多。他们大都对于中国有一种真正的感情，不过我觉得这往往是对过去的中国的感情。他们探寻古雅的或美丽的东西：一架放在庙堂里的无线电机，或企图代替绝

妙的汉字的拉丁化文字，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他们会到前门外不舒适的戏院里去听最成功的平剧家梅兰芳或程砚秋的京戏，然而对于不很有礼貌的写实的中国戏则加以攻击。他们从唐诗优雅的诗页上领略到过去的风味，但不能从报纸上领受目前苦痛的琐事。清朝以后，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清朝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历史的错误。

他们所感到兴趣的，是定型化了的中国，不是变动中的中国。

北平——这过去了的帝都，它的一切都适宜于他们的生活。北平比现代中国任何其他动乱的大城市都给他们更少的感触。它有坚厚的城墙护卫他们，有一年一度的博览会迷醉他们，有高出洋杉丛荫的金色屋顶的行列和西山美丽的山脉供他们欣赏。北平是中国的灵魂的最后安息地——直到日本兵来揭破那些空虚的秘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另一个北平许会出现，会使日人的旅行业更加繁荣；在相当的时候，前清的天子许会重登龙位；但大概不会有许多外国人在那里欣赏这种景象了。北平的生活永不会再象过去那样的生活了，这对于女小说家们该是一种绝大的悲哀！

到末尾，甚至北平“交际社会”也被关于日益迫近的浩劫的流言所震撼了。当日军在城下进行小规模战争的时候，当天皇的神圣的坦克车在大街上不顾一切地往直冲的时候，要保持部队正常的纪律，是很困难的事。中国的商人们站在各自的店门口，在不可思议的静默中注望“皇军”的行

进。没有一点反抗的声音。

在整个的北平，只有学生们发出呼声。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笼罩着华北的武装和平的氛围中，只有他们敢于组织自己的队伍，敢在日军的坦克车任意横冲直撞的街道上喊出民族抗战的呼声。当大旗在牌楼下面被举起来的时候，当成千的学生在蜑壕和紫禁城上的大城楼旁边行进的时候，冲散他们的行列，迫使他们回头的，是中国警察的毛瑟枪和大刀。

这故事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的学生示威运动。这是这一类运动的最后一次。

当黎明在陕西出现的时候，当蒋委员长正在临潼后边的积雪的小山上蒙难的时候，一种类似的秘密活动在北平各中学和大学里进行着。一群一群的学生穿过盾门，或爬过宿舍的墙壁，出到阴暗的胡同里。他们穿着棉袍，围着羊毛围巾；许多女学生穿着蓝色绒线衫和法兰绒衬衣。这前卫的队伍带着卷起的旗子和一捆一捆铅印的传单。他们准备来一次爱国游行，而警察们也许得到了风声。

这一天的清早，匆匆吃了早餐，我和一群新闻记者一同出发，探寻游行示威的队伍。我们的车子驶向西城，大多数中学和大学都在那里。

街上已充满了小贩，水夫，和显然没有什么目的的路人的习见的群集。街上的叫喊声和木头车轴的呻吟声，织成北平早晨的交响曲。但我们的车子驶过各中学的大门口时，只

见带着来福枪的警士把守着大门，拦阻校内兴奋的学生们。这时还没有宪兵出现——这种穿着黑色皮短衣，骑着机器脚踏车的特别警察，老是在这样的场合出现的。他们是突击队，受过特殊训练，专做这种工作，与在中国一切公共机关的大门前闲踱的和霭可亲的警察大不相同。

“这该是一场好戏”，我的朋友顿君说。他是美籍青年记者，他在前一年的十二月看见过游行示威运动。“警察简直没有出动，大多数中学生却已经出动了。”他狠狠抽着烟斗，抚摩他那未经修刮的下颌。清晨的空气是怪新鲜的，有霜的声音。

过了那条贯通南北，穿过西城的大街，我们迎面碰到第一群学生。他们故意沿着一条小路急走，不断地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加入，他们仿佛从每个角落里出现的。脚踏车队在整齐的队伍前面当心地侦察着。如果这时有警察出现，队伍很容易分散开来，过后再行集合。

我们拦住一个外貌诚恳的少年，他头戴学生帽，身穿中学校的制服，挟着一捆轻松的传单。

“你们在什么地方开会？”顿温和地问。

孩子怀疑似的皱一皱眉头，走开了。但一个女学生急跑上来作一番诚恳的解释，她那被风吹乱了的短发披盖着她的眼睛。

“这几位是外国新闻记者——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她把几张宣言和着色的讽刺画塞进我们车子的后座。“我们一到西四牌楼，就在那里开会。北大学生从东面来跟我们会